

敬業堂集補遺

倚

秋

亭

集

記

酒芬樓秘笈第四集

涵芬樓祕笈第四集七種八冊一函

民國七年
三月印行

此書皆搜羅祕本依現行著作權例註冊
立案得有著作權上海商務印書館一家
印行發兌如有翻刻千里必究謹此預白

每集定價白紙二元五角

黃紙二元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一集 八冊

連史紙 三元
毛邊紙 二元五角

涵芬樓
秘笈

第二集 各冊

連史紙 二元半
毛邊紙 二元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孤之腋。非俄傾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茲將第一二三集書名列後。

忠傳

消夏閒記摘鈔

西湖老人繁勝錄

續墨客揮犀

蓬窗類記

孫氏書畫鈔

復齋日記

山樵暇語

松下雜鈔

識小錄

霍渭涯家訓

彭氏舊聞錄

以上第一集

黃尊素說略

明譯天文書

以上第二集

以上第三集

傍秋亭雜記題辭

傍秋亭雜記文僖公顧東江先生歸田時
郡伯君挹江繕寫入刻太學董君子元持以示予索言予
覽記中所陳

國朝松郡田賦特詳夫一天下中正三代法制邈哉不
可及矣昔人謂井田湮廢藝畝無經秦漢已不如周唐租
復倍于漢宋賦十倍于唐宋紹熙間吾郡秋苗止十一萬
三百石有奇厥後壞于賈似道之公田加以至正間之籍
沒張士誠之橫征洪武以來稅糧至二百三十餘萬石視
古不啻數倍重矣宣德間逋欠叢積郡同知王源建言其



事巡撫周文襄公贊理之奏減增額漸次底平民困少甦
矣人到于今稱文襄公之功者間不容口夫英主代興非
不欲行堯舜中正之法而循常襲故乃流于大禁小禁之
歸甚哉弊之難釐而人生之不穀可哀也文僖公之言曰
今此下民豈惟不能望漢唐求為宋民亦何可得其詞危
其憂深矣使後之臨蒞茲土者睎文僖憂時之論法文襄
經濟之猷普復益之照于隱幽悲向隅之泣之無告隨時
損益救弊補偏平政利人期于清謐則寬一分而人受一
分之賜矣勞止之民不可小康矣乎此挹江受簡厥祖之
心子元屬予言之意也是以書之

隆慶庚午夏四月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郡人後學
潘恩著

傳秘亭

卷四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記

傍秋亭雜記卷上



東江歸農顧清

宋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于漢林勲謂宋租七倍于唐
加以夏稅幾十倍按唐一夫百畝歲入租二石畝計租
二升七倍則斗四升也然紹熙間華亭田四萬七十頃
省額租十一萬二千三百有奇實數六萬七千餘石歲
督糴三萬八千石極多至五萬七千而已以田計租比
唐總加十之一二七倍之說或也有所據吾鄉猶未然
也今總計二稅折納運耗等為平米百三十八萬有奇
比宋為十二倍以上比實徵常數三十倍而有餘矣而

岸草商稅魚鹽等類又不計焉漢唐不敢望也求為家
民亦何可得哉而有官君子又往往以加賦為言吾不
知其何心也

吾鄉社稅之重天下無之而岸草一節尤無謂舊例度田
至水際皆併岸外沙塗一步有半通計為田前人之意
蓋以沙塗有水草芟蘆之利故也沙塗且稅則岸可知
矣成化壬辰以東南水利廢弛設食事一員董之始創
為岸草之稅而吾松一府計為銀七千兩有奇歲解南
京工部弘治壬戌癸亥撫臣撤取地用而部符督催甚
急郡守撫臣之同鄉也共議于秋糧畝加五合以足其

數松田四萬七千餘頃率二畝一升為米二萬三千五百餘石假曰姑以應一時之急猶或可耳而此後遂為常稅岸草之征價又自如也則此米將安歸乎

吾鄉之田東南岸海西北臨江濱湖歲有崩陷而沿海沙田利薄稅重民往往棄而不耕稅無所出又有公館學基食基之稅皆于秋糧帶徵而糧之加耗又專責之小戶故耗益重而民日困宣德初有石加捌斗至壹石者周文襄既立法令大小戶均出耗米又以拋棄荒田召人佃種江浦漲沙亦聽民開墾俱照民田起科而收其稅以裨帶徵之數至天順間巡撫劉公孜復奏為定制

凡荒田不拘原額但畝徵平米貳斗肥田或叁斗謂之
官租此外永不起科加耗由是耕者日衆自立法至成
化三四年間正糧日加五斗比宣德初幾去其半文襄
始之劉公成之國計足而民不困江海崩陷原額蓋已
永蠲不復徵取矣成化以來又有貪民拋荒田土俗呼
新逃不在召佃之例又累里甲包陪弘治末同知史俊
請照御史吳一貫奏行新例每糧壹石折收銀貳錢有
旨准行民方以為便而郡守乃併沿海水蠲之稅類徵
貳錢吏時已遷官力爭不可頒行為衆言因及岸草之
說其後予脩郡志則沿海重徵之數信然嗟乎同知倅

貳也求以便民而守乃因以為利人心之相去一何遠也

松江在宋本華亭一縣田賦之數見紹熙四年景定公田法行加賦至貳拾捌萬入元乃肆拾萬大德中覈實及籍沒二未張管後為柒拾萬國朝洪武二十四年至百肆拾萬皆正糧也然歲徵曾不及半宣德中手詔減免鄉人知為東里楊公之力而已近得故同知王源鏤版送行詩文一冊乃知建請實出此公而文襄特贊成之郡人范鉉序其事尤悉予脩郡志殊失搜訪已具錄為補遺因感加賦事復書于此嗚呼由十一而為百四

十由百四十而為九十三乘除則相遠矣然 章皇盛
德實此公發之施及旁郡惠于無窮安知後不有聞風
而起者愚謂斯人東南之氓尸而祝之雖百世可也

吾鄉綾一疋平價銀二兩以上織文極細布有與綾同價
者其循常市賣疋五錢或三錢取下一錢至七分極矣
弘治間綾疋官給銀一兩毛東萊聞而笑曰吾鄉金一
兩和買給千錢事固當有對也時相與嘆息至正德五
六年有納雲布十端而得銀兩半者則既甚矣近時乃
有銀十兩買綾四十疋布二伯者率計綾疋銀一錢布
疋銀三分而已其人乃旌異特薦而來且聞舊治之人

為立碑頌德人心好惡不相遠若此者吾不知其何如也

正德戊寅東南大水七月初嘉湖蘓奏並至松江府治水
官方督民車水且責令捕魚曰只此可以充稅然寔不
得私一鱗有藏匿者輒枷項示衆常坐金澤願浩寺受
事者皆越泖見之一日大風荷連枷者皆溺死比卒事
寺之書畫古器幾為之空郡守出行水登細林山遙望
而下曰苗青如此何水也其後不得已而奏得 旨免
二分歲已盡稅已畢輸民間不復知矣嘗聞永樂中通
政趙居任以七月車水張賓陽至而罷之又嘗登超果

寺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曰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之其後皆据以起稅故有白水徵糧趙通政之謠由今觀之皆實語也而因以利易又趙之所無矣

方蘓奏之至也公卿會于朝廷司徒石東潭笑謂予曰貴境必無災不然何不奏也予以是還書促之後月餘會俞黃門崇禮言嘗恠松江不告災近乃知松地本高于蘓又溝洫疏通水至即去故不為災也邇亞卿汝承亦云予笑應曰松蘓地不曾尺寸量然自蘓而松行順水自松而蘓行逆水不知竟何處高也蘓松水皆泄于吳淞江松水去則蘓亦去矣又何有厚薄於其間也二公

聞而憮然其後乃有問者曰華亭與上海地孰高予曰沿海之高于西鄉童子能知之又何問曰不然華亭水流入上海何以云上海高予知其欲以破逆順水之說則謂之曰華亭河岸不五尺潮退水常流上海岸高丈餘潮退即平陸受華亭水者獨一黃浦耳此非可以為蘓松例也其人乃無語嗚呼羲和反易天常猶遠而難明也地理高下有定形而顧以傳會一二人而易之嘻其甚矣

己卯秋八月初八日至初十日吳中風雨大作熟稼皆淪沒巡按御史葉忠一之亟以書來報時九月七日也後